

37772

48.324

905

清

中國歷代書體研究

魏晋—隋

上海书店出版

責任編輯
裝幀設計

沈葉青
陸全根

陳其瑞

中國歷代法書墨跡大觀 (一)
主編 謝稚柳
委員 胡問遂 任政
王壯弘 韓天衡
出版 上海書店
印 刷 上海美術印刷廠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定價 二十六元

開本787×1092毫米 1/8 印張 21 1/4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T 77·1 印數 00001 — 10300

序

謝稚柳

從文字開始有的一天起，文字書寫的美，實際上也就跟着產生了。繼之出現了用獸毛製成的書寫工具——毛筆。毛筆的出現和應用，開闢了我國書寫藝術的道路。從距今六千餘年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陶器上的符號，以及殷代的甲骨卜辭、西周銅器銘文，是一個發展而漸趨完美的過程。至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散氏盤銘》，先秦的《石鼓文》作為書法藝術的篆書，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秦代出現了小篆和隸書。兩漢是隸書藝術的黃金時代，並由隸書解散為章草；另一方面亦由隸書演變為正書、行書和草書。到了漢末，我國的五大書體：篆、隸、正、行、草已皆盡備。而正書起於漢、魏，盛於南北朝，溢美於唐。草書起於漢魏，盛於兩晉。唐人狂草、宋人行書皆有新意。元人格守舊法。明、清以至近代，書學日趨昌盛，承前啟後，各具特色。從而形成了我國數千年書法藝術史。

用毛筆蘸墨寫成的文字，稱之為墨跡。是書法藝術的第一手資料，從今日可見到的最早墨跡殷代占卜文字看來，毛筆，這一我國特殊的書寫工具，至少在三千多年前已經開始應用了。雖然絕大部份的甲骨都是刻物，用朱墨寫而未刻的甲骨文，是偶一存在的，但它却為先書後刻提供了實物見證。而書法精美的兩周銅器銘文，更是非毛筆不能，當然也是先書寫後刻鑄的。先書寫而後刻鑄的方法，繼續應用於周、秦、兩漢，以至南北朝和隋代的金石刻辭中，稱之為書丹。到了唐代才開始有另寫紙繚，雙鉤上石的記載。這些用朱墨寫在實物上的「書丹」之跡，一經奏刀、澆鑄，也就不復存在了。故而今天我們能够幸運見到的，亦僅是當時書而未刻的幾片甲骨，和一些相當於南北朝時期的高昌國墓誌等少量實物。據說曹魏時代的《王基斷碑》，實際並非斷碑，出土時一部份朱墨尚存，顯然亦是未刻竣之物，可惜不及用科學的方法加以保存，以致出土不久隨即湮滅，因此可以說絕大部份的金石刻物，雖亦用毛筆寫成，而我們却祇能看到它的刻物，和從刻物上椎拓下來的脫（拓）本，無法欣賞到它們的原跡了。拓本是用紙和墨從刻物上敲打撲擦蟬蛻下來的東西，這個方法在唐以前就有了，在影印術尚未發明以前，它是我的獨有的一種傳播文化的方法，但它畢竟是從刻物上蟬蛻下來的，與真跡相比，自然相差很多，除了看不見它的墨色濃淡外，筆勢的纖微變化，亦往往因刊刻和石質風化而消失不存。

墨跡的保存有賴於絹帛、竹木片和紙繚，除竹木片外，這些小件書作，古人稱之為帖。「帖」，《說

ANT747/01

文解字》解釋為「帛書」也。帛是絲織品的總稱，自從造紙術發明以後，帛與紙牋並用於書札，因此當時人們統稱之為帖。自東漢開始，書法藝術逐漸受到社會的重視，士大夫有收藏名家書跡的愛好，把名家書札作為珍秘收藏起來欣賞研習。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首創了弘文館，以書取士，這些名家遺墨更為世人所重。然藏於深宮，僅供帝王御覽，即私家所得亦往往秘不示人。故每得一真本，就常常用鉤摹廓填的方法，複製幾個副本。弘文館中就設有專門的摹書人如韓道政、馮承素、趙模、諸葛貞等，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唐人摹本。唐人的摹搨是十分精到的，僅下真跡一等，佳者幾可亂真，今日我們見到的魏晉名帖，傳為真跡，實際大都是此類摹本。

由於歷代帝王如梁武帝、唐太宗、宋徽宗等極力蒐訪，百計賺取，民間精華，聚於內府，鼎革之際，兵燹之災，往往毀於一旦。毀而復聚，聚而又毀，喪失殆盡。如右軍書跡，據晚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尚存四百六十五帖。而至清乾隆弘曆建三希堂時，晉人僅存三帖，其中《中秋》一帖，猶疑為米芾所臨，可見損毀之慘重。

夫紙縑之壽不過千年，歷經寒暑燥濕之變化，即未遭劫難者，保存亦極不易，而水火蟲蛀又極易毀損，故傳至今日，無論魏、晉，即宋、元名跡亦鳳毛麟角，明清名人之跡，並因人事變遷，毀損外流，以至日益稀少。

今日可見的唐五代以前名家墨跡，曹魏僅存鍾繇《薦季直表》一種。西晉存陸機《平復帖》一紙。東晉存王珣《伯遠帖》以及王羲、王徽之唐摹本各一，王羲之、王獻之存《快雪時晴帖》、《奉橘帖》、《鴻臚丸帖》、《廿九日帖》等二十餘種，其中大都是唐摹本，近年又發現《上虞帖》（唐摹本）、《妹至帖》（唐寫本）加上唐宋人臨寫本總計也不過三十餘種。南朝僅存齊王僧虔《王琰帖》，王慈《尊體帖》、《柏酒帖》，王志《雨氣帖》共四帖，亦是唐人摹本。隋代存智永《真草千文》，或謂此乃唐人臨本。唐人書跡除歐陽詢《夢奠帖》、陸柬之《文賦》，孫過庭《書譜》，徐浩《朱巨川告身》，張旭《古詩四帖》，杜牧《張好好詩》，吳彩鸞《唐韻》，顏真卿《祭姪稿》、《自書告身》，《劉中使帖》，懷素《小草千字文》、《苦筍帖》，高閔《草書千字文》，柳公權《蒙詔帖》、《送梨帖後跋》等確信為真跡外，其餘二十餘帖如王羲之《度尚曹娥誄辭》，李白《上陽台》，顏真卿《湖州帖》，歐陽詢《卜商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等或出於鉤填、臨摹，或出於托名。五代楊凝式唯《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夏熱帖》、《盧鴻草堂十志圖跋》四帖為真蹟。如此而已，可謂碩果僅存。

然從另一面來看，我中華大地，文化之邦，珍寶遍地，近百年來在新疆古樓蘭，甘肅敦煌、武威，內蒙古自治區居延，河南信陽，山東臨沂，湖南長沙馬王堆，湖北雲夢睡虎地，江蘇連雲港，江西南昌等地，先後出土大量簡牘帛書，以及光緒廿六年敦煌石室發現的古寫本，使我國上自戰國，下至北宋可以銜接起又一個輝煌的手寫墨跡書法歷史體系，而且數量龐大，內容豐富，斑斕紛呈，各體具備，這是我國歷代無名氏書法家給我們留下的一份寶貴遺產。計有長沙楚墓、信陽古墓、紀南城楚墓出土的六國古文，湖北雲夢睡虎地、馬王堆的秦篆和古隸，敦煌、居延、武威的漢代隸、草書，新疆古樓蘭發現的晉代的草書和行書，敦煌石室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宋的正、行、草各體寫本以及壁畫陶甕上的題字等等。

北宋時代的米芾曾說：「余閱書至白首，無魏遺墨」，元代的趙孟頫跋《快雪時晴帖》亦云：「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流傳至今者絕不可得……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而今天我們又晚於米趙近千年，却能見到如此大量新的珍貴遺跡，實可欣幸。面對這些前人想見而未能見的珍寶，在政通人和、書學日趨昌盛的今天，我們完全有責任，把它整理薈萃，盡快地讓它與廣大讀者見面，利用日益進步的影印技術，將所存的歷代名跡，加上新出土的墨跡，編一上自殷商，下至近代三千餘年的法書墨跡大觀。今由上海書店發起約我等選編，輯為十二巨冊。一至四冊為魏晉至隋唐五代各朝法書，五至七冊收宋元諸家遺墨，八至十冊為明清及近代諸家代表作，十一、十二冊收殷商周至唐代的無名氏書家遺墨，庶使書苑精華，網羅於斯，為振興中華文化，為書法藝術，作一菲薄貢獻。苟有所失，幸垂教焉。

魏晉南北朝隋代書風概述

王壯弘

漢代自文、景兩帝提倡書法以來，書風日盛。至東漢末年，作為我國的五大書體，篆、隸、正、行、草已皆盡備。而正、行、今草諸體，實屬草創之初，方興未艾，至魏晉始大放異彩。唐孫過庭《書譜》云：「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又云：「鍾繇隸奇（註），張芝草聖」，指的都是楷書、今草和行書。而漢魏盛行的隸書，此時已成爲強弩之末。到了南北朝，不但隸書已銷聲匿迹，即章草亦稀見流傳，代之以興的是正書和行草書。

楷書雖從隸書脫胎變化而來，而點畫結構，則完全不同，它是以橫、豎、挑、趯、鉤、點、撇、捺組成，一變篆隸左右對稱結構爲中心放射結構。用筆亦更趨複雜，所謂「八分起於隸字之始」，即指正楷而言。據云此體肇於漢之王次仲，見成於漢末魏初之鍾繇。鍾繇字元常（小傳見後），《宣和書譜》稱其爲「正書之祖」。唐人張懷瓘《書斷》云：「其正書絕妙，力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細玩今日幸存之鍾繇唯一的《薦季直表》墨蹟，較之隸書，不但點畫迥異，而且幽雅古淡，多有奇趣。典型既立，楷法大興，自茲以降，方圓並用，各奮才智，南北朝至隋，碑版摩崖，所存遺蹟，無不皆有可觀。而正書濫觴於北朝；南朝因禁碑而盛行行草，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最爲著名。王羲之書學鍾繇、張芝，自謂「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其實正不及鍾，草不及張，而其突過前人者實爲行書，以及與其子王獻之共創的行中帶草之行草書。

縱觀晉代書學，西晉尚無甚變化。自五胡之亂，晉室南遷，南北分治，王、謝、郗、庾之族，隨之渡江，名門鉅子，書家輩出，既禁立碑，多傳簡札，詩文酬答，以行草獨擅勝場。清人宋曹曰：「所謂行者即正書之少縱略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濃纖間出，非正非草乃楷隸之捷也。」而羲、獻父子又創新體，名曰行草。所謂「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臨事製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花開，筆法體勢中最爲風流者也。」時人崇尚老莊之術，故書尤清曠流便，風神絕代。其時書家雖衆，終以二王爲蓋代之冠。唐太宗李世民尤喜大王書。上有所好，臣下靡從，故初唐以後，獨稱右軍，譽之謂「歷代書聖」。《晉書·王羲之傳》云：「詳察古今，精研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

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何足論者。」

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王氏一門書運不衰。除羲、獻外，王導、王廙、王蒼、王珣、王珉、王凝之、王徽之、王慈、王志、王僧虔以至陳、隋之間出家爲僧的王羲之七世孫釋智永，皆爲書壇名流。

合觀南北朝書風，正、行、草書，各有所用。正書長於碑誌，行草擅於簡牘，况豐碑巨製，恭楷爲宜，短簡尺牘，行草爲優，功用不同，書風遂異。清人阮元等創南北派書論，強分書人爲南宗、北宗，方筆、圓筆，實未爲允當。觀今南朝所存碑刻，如劉宋《爨龍顏》、蕭梁諸石闕及《蕭憺碑》，其書與北碑何異？北朝多名山，崇釋氏之教，故不乏高窟巨雕，大書深刻。造像、摩崖，觸目皆是，何可勝數。其時埋於地下的墓誌近年也多有出土，書法皆爲端楷，或瑰偉精工，或恣肆奇崛，雖大都不署書者名姓，而書法極佳。此時實爲正書之黃金時期，惜皆爲書丹刻石，除高昌磚誌外，無墨蹟可見。唯清末發現之敦煌石室尚存部分寫經，雖大小不同，而書體實一（見本集第十一、十二冊無名氏書家中）。

隋代祚短，上承南北朝，下啟初唐，書風無甚變化，然正書已由矯野而漸趨工整，行草則繼承前業，殊乏新意。

魏晉至隋，書家除上述外，著名者尚有梁鵠、邯鄲淳、韋誕、宋翼、皇象、劉敏（以上三國），衛瓘、索靖、陸機、陸雲、衛鑠、謝安、謝萬、郗愔、郗曇、庾亮、庾翼、桓溫、羊欣、孔琳之、薄紹之、蕭子雲、蕭確、陶弘景、袁昂、庾元盛、徐僧權、庾肩吾、貝義淵、滿騫、毛喜、丁喜（以上南朝晉、宋、齊、梁、陳），崔悅、崔浩、江式、盧玄、鄭道昭、王遠、王長孺、蕭顯慶、朱義章、姚孝標、顏之推、趙文琛、趙文淵、王褒（以上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楊素、趙孝逸、丁道護、丁道真、釋智果（以上隋）等，不勝枚舉。惜大都未見有墨蹟留存。

註：篆書、隸書等名皆爲後人所定。古代原無篆、隸專名，其時所謂的隸書是指佐隸而言，皆是活稱。篆書盛行之時，正書作爲佐隸之書，隸書盛行之時，正書作爲佐隸之書，故此處所謂的「隸書」是指正書而言。

目次

魏晉南北朝隋代書風概述

魏鍾繇	薦季直表	一
晉陸機	平復帖	四
晉王羲之	姨母帖	六
晉王羲之	初月帖	七
晉王羲之	寒切帖	九
晉王羲之	行穰帖	一〇
晉王羲之	頻有哀禍帖	一一
晉王羲之	喪亂帖	一二
晉王羲之	二謝帖	一四
晉王羲之	得示帖	一五
晉王羲之	孔侍中帖	一六
晉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一八
晉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帖	一九
晉王羲之	遠宦帖	二二
晉王羲之	蘭亭序(馮承素摹本)	二四
晉王羲之	度尚曹娥誄辭	二八
晉王羲之	上虞帖	三一
晉王羲之	此事帖	三三
晉王羲之	其書帖	三四

晋	王羲之	游目帖	三五
晋	王羲之	妹至帖	三八
晋	王羲之	長風帖	三九
晋	王羲之	七月一日帖	四二
晋	王羲之	都下帖	四四
晋	王羲之	大道帖	四六
晋	王羲之	臨鍾繇千字文	四七
晋	王獻之	廿九日帖	六五
晋	王獻之	鴟頭丸帖	六六
晋	王獻之	送梨帖	六七
晋	王獻之	中秋帖	六八
晋	王獻之	東山帖	六九
晋	王獻之	地黃湯帖	七〇
晋	王獻之	鵝群帖	七二
晋	王 珮	伯遠帖	七七
晋	王 蒼	喪服帖	七八
晋	王 徵	新月帖	七六
晋	王 珮	王琰帖	八一
南齊	王僧虔	伯遠帖	八二
南齊	王 慈	尊體帖	八三
南齊	王 慈	汝比帖	八五
南齊	王 志	雨氣帖	八七
隋	釋智永	正草千字文	一三九
释文	書家小傳		一四一

薦季直表

鍾繇 言出自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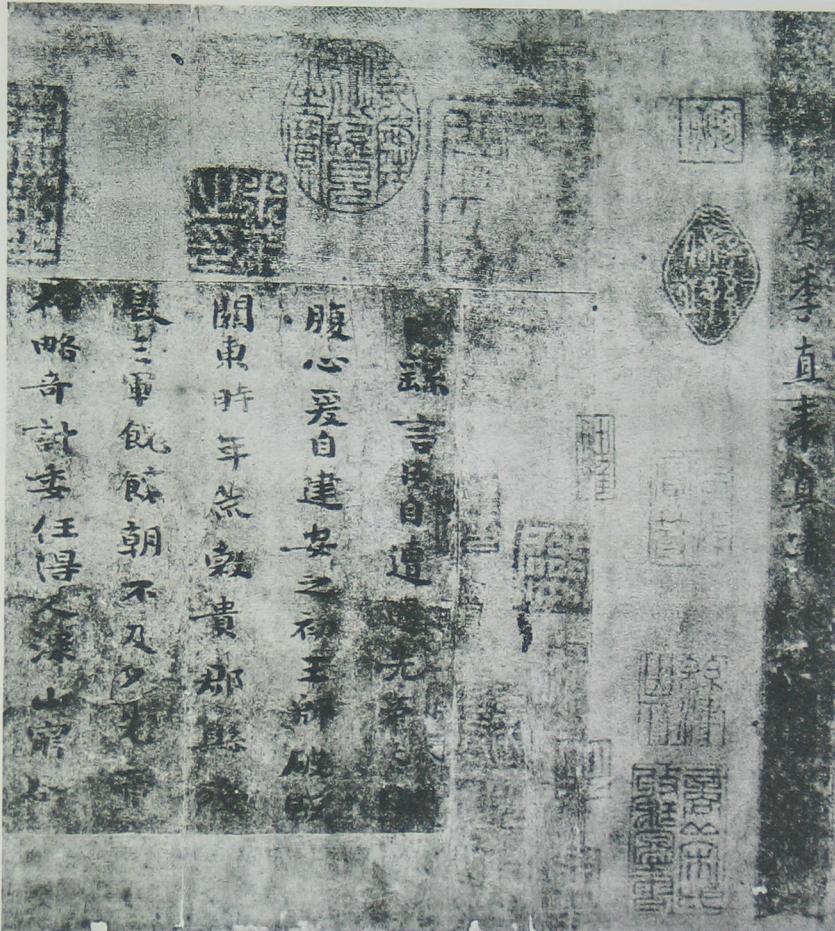
元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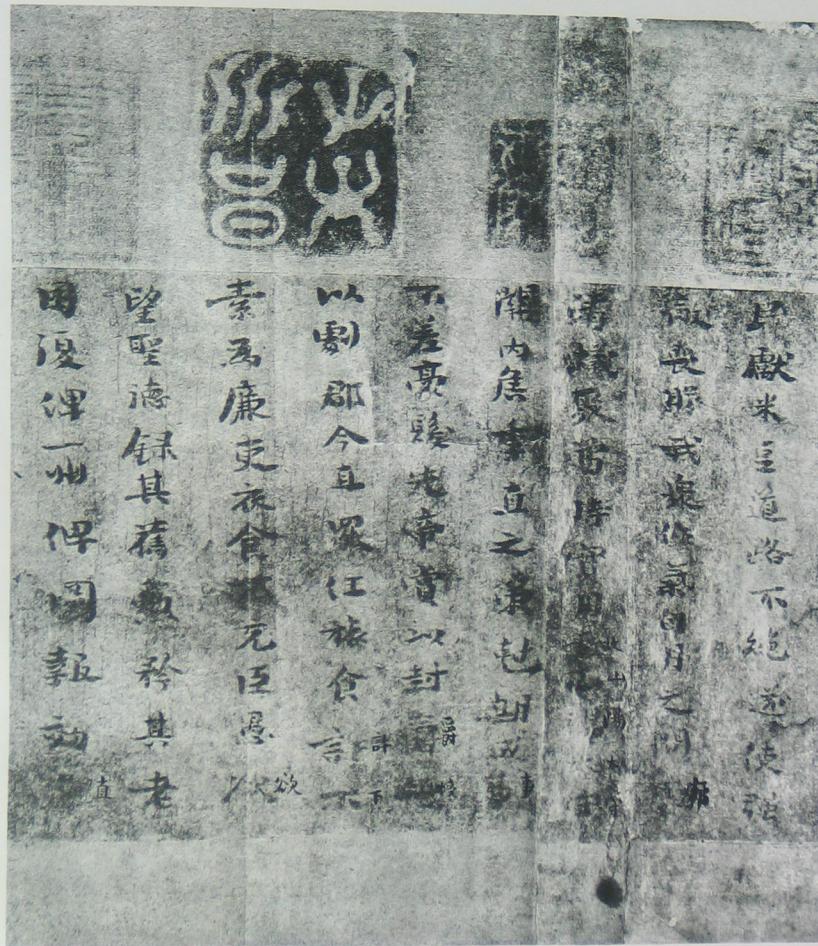
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郎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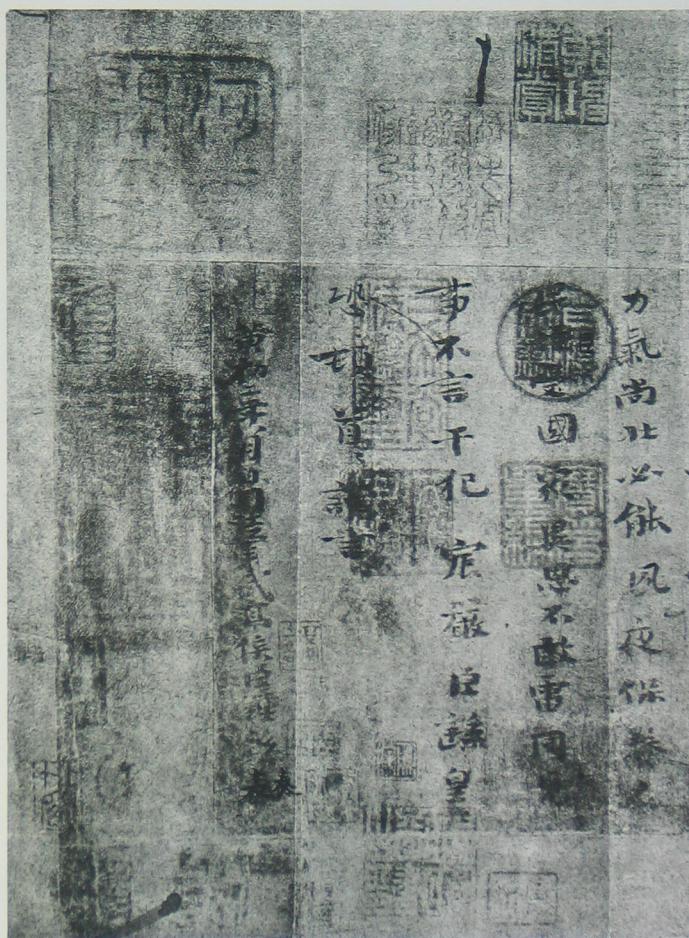
關東時年荒穠貴鄉無

長三軍餓食朝不及夕尤

裕略奇計任得人深山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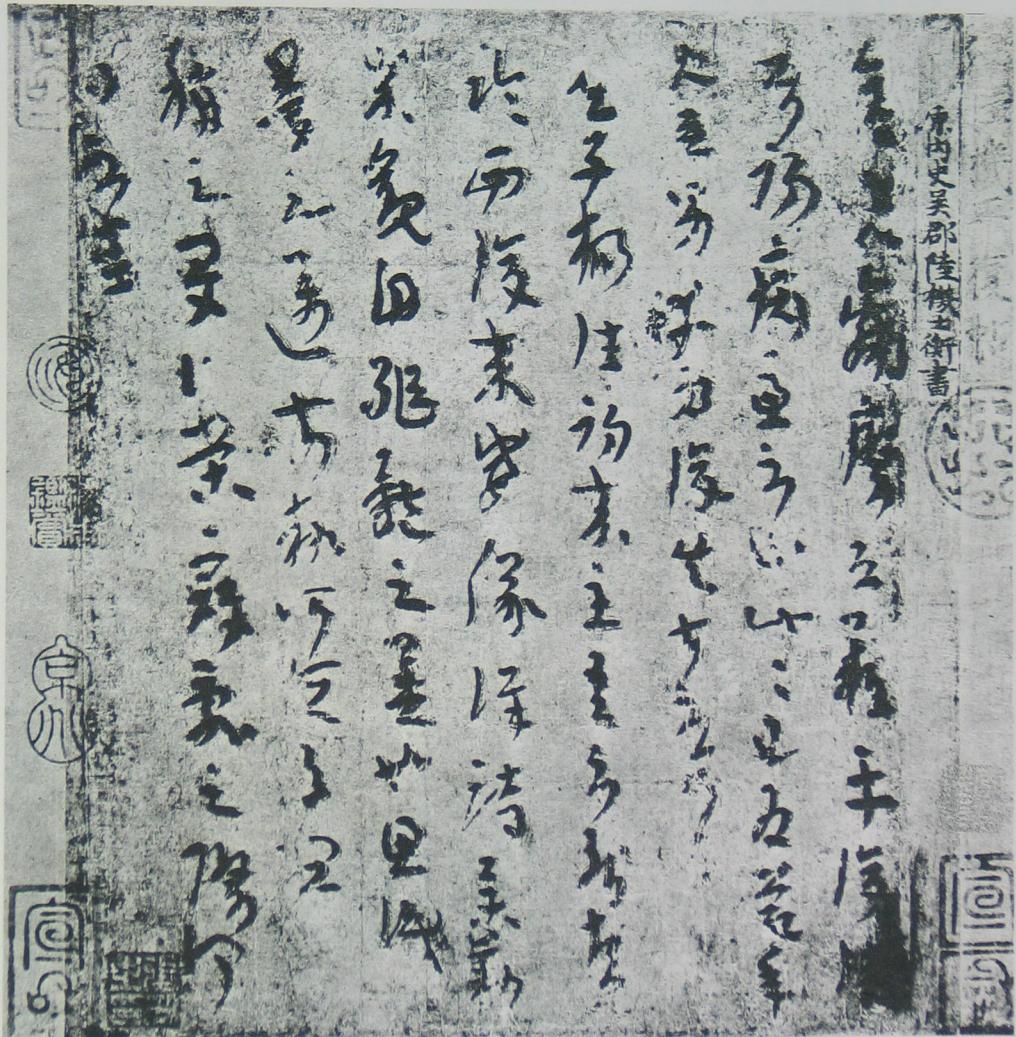






晋 陆 機 平 復 帖

東晉史吳郡陸機平復書



惠子代并從伯祖晉右軍將軍義之書

六

十三日羲之頓首

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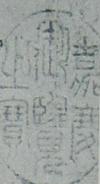
大女衣一桶催剝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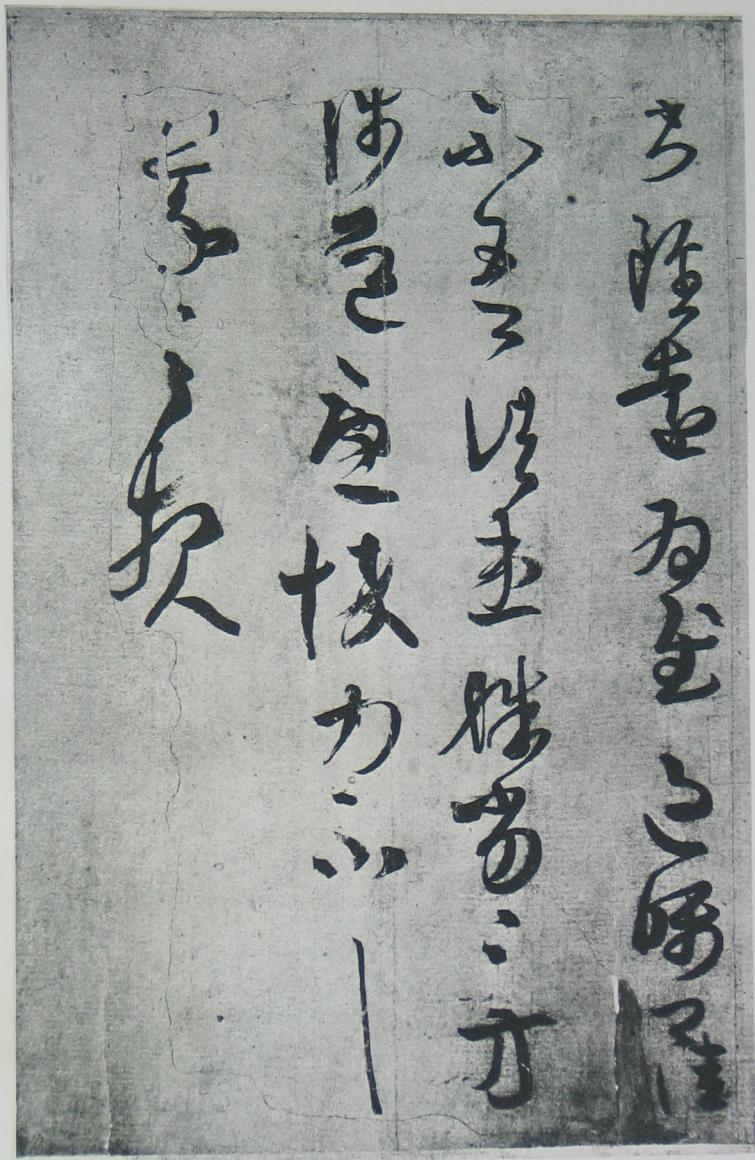
不自勝大女乃左行因及孫

塞不次王羲之頓首

了

初月廿二日以信書
之叔子之至民本無
以對人云獨坐以待
其半是十二月十六日





晋 王羲之 初月帖 8